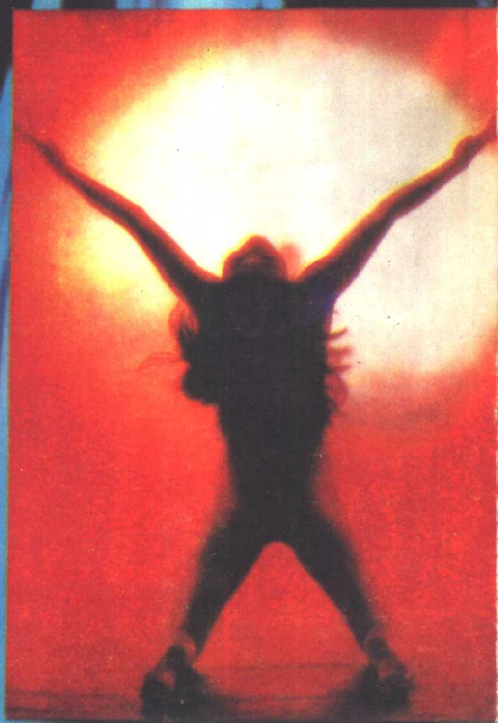


爱·在八十年代

黄启周 编



爱·在八十年代

黄 启 周 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爱·在八十年代

黄启周 编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星湖路北二里八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封面：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内文：广西宾阳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0.8125 字数：215千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0册

ISBN 7—5363—0266—5/I·53

定价：2.30元

目 录

- 一、失落在河谷的爱..... 肖亦农 张少敏 (1)
- 二、走向同一时刻..... 尚绍华 (69)
- 三、失控的基因..... 晓 天 (121)
- 四、我是我..... 邓 刚 (191)
- 五、友谊地久天长..... 朱联忠 (257)

失落在河谷的爱

肖亦农 张少敏



作者简介

张少敏，男，43岁，河北省安平县人，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现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；肖亦农，男，36岁，河北省保定人，现任内蒙古伊盟交通处办公室主任。两人曾合作发表中篇小说《枣红色的晴纶衫》，《西风古道》，以及短篇小说《山风》等。

谨以此篇献给古老而又年轻的鄂尔多斯大地。

—

这条河谷叫小清涧。

她的上游在鄂尔多斯游牧地，当地的蒙古人称为乌兰木伦，意即红河。两岸陡峭的山砬，似乎往外渗着鲜红的血珠，油亮亮的。河水也是红的，就象一条赤龙奔腾咆哮。待千回百转，到了这块谷地，几里宽的河槽上仅剩一道弯弯的清溪，犹如一条白色的飘带，蜿蜒东去。

生命起源于水，维系于水。

明朝天启三年，陕北天年不好，清涧县人氏万老三携妻带子，沿古直道，过明长城，跋山涉水，来到此处。见古木森森，芳草萋萋，一条清溪在山涧中跳跃，便称之为“小清涧”，率家小刀耕火种起来。以后河曲张家，神木赵家，府谷邨家这些走西口的穷汉先后汇聚于此，河谷两岸升起了人间烟火。

以上这段历史沿革，并非笔者杜撰，确有碑文记载。清咸丰年间，万老三的九代玄孙万平直考取了拔贡（有了文凭），特竖碑勒石以纪念创业的先人。这碑有五尺多高，二尺多宽，质地是正宗的清涧石板，黑里透青，青里透白，那碑文首句是：“先祖万讳三……”万拔贡笔走龙蛇——可惜这么好的物儿，十几年前被不肖子孙砸成碎片了，那带头的，竟是万拔贡的十二代玄孙万秋生。

闹事那年，这万秋生刚刚十一岁。当时，他正在公社小学读三年级。见公社机关“东方红战斗兵团”和“卫东彪敢死队”打得红火热闹，也便依样画葫芦，领起一群猴娃娃成

立了“红小兵造反总部”，一个个吆五喝六，神气得就象哪吒三太子。这些小猢猻专拣老人们的肺叶捅，扒龙王庙，捣神龛，当人们还没琢磨过味来时，他们又象一团小旋风似的，冲进了万家祖茔里，推倒了那石碑，一阵斧头锤子，砸了个粉碎。他娘黄着脸告诉他大时，他大正在给刚下过猪崽的老母猪挠痒痒，顿时惊了个屁股墩，眼珠子憋了个蓝，一张嘴喷出一口血来，正喷在闭目养神的老母猪头上，这母猪吓得一蹿几尺高，一头撞在石墙上，把头撞了个稀烂，伸直了腿。

他大还在咳着，喷着，这是五八年挖黄河南干渠时落下的病，现在又复发了。万秋生闻讯赶来，吓得大、娘地乱叫，他娘摁着他那瘦脖颈，给他大砰砰地磕头，头都磕出血来，他大还是冲他瞪着眼，伸出一个手指指着，一阵抽搐，脖一仰，便永远过去了。

转眼珠珠的工夫，当家的没了，老母猪死了，万秋生一家算塌了天。万秋生一下成了“妨祖货”，连进祖茔给他大下葬的资格都没有。族里人怕他进了祖茔，安眠的列祖列宗不得安宁。他大用的是秋生他爷爷的寿材，送葬那天，秋生扑在爷爷怀里，嚎得好不伤心。秋生的爷爷玉山老汉却欲哭无泪，象木头人一样呆坐了一天一夜，然后拍屁股上了山，住进了放羊的茅庵房，此后两年多没再进家，只是秋生他娘改嫁时，才下了次山。秋生是独苗，他娘改嫁那年他十三，他娘三十。河曲有个马贩子，去蒙地贩马常在他家歇脚，是个又黑又矮的胖子。一天晚上秋生半夜起来撒尿，一睁眼借着如水的月光，看见这黑胖子脱得赤条条，正往他娘被窝里钻，恨得他扑过去一口咬住黑胖子的肩头，硬拉下一条肉

来！黑胖子疼得杀猪一样嚎，挥手给了秋生一记耳光，把牙都打掉了三颗。他娘只会缩在炕头上哭。

后来，他娘要带秋生跟着黑胖子上河曲。他爷爷不让，抖着一绺发白的山羊胡子，十分庄重地说：“秋生他娘，你是万家的大功臣，老万家永远念你的好！我这一支，就剩秋生这一脉血肉了，你就留下这娃给祖宗烧纸吧。”

他娘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。

“秋生，”玉山老汉命令孙儿，“给你娘磕个响头，送你娘改道！”

“娘！”

“娃！”

娘俩抱在一起，哭成一团，连那黑胖子也背过了脸去。

哭成泪人一样的娘，终于被黑胖子扶上了那矮小、精悍的蒙古马。秋生掉头朝一道山梁爬去，在那儿瞭娘，可以瞭得长久点。

娘在马上一步三回头，渐渐地成了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苍茫的河谷里……

“娘！”他扯开喉咙吼喊起来，群山回应。良久，在东面妈妈消失的地方，风儿似乎送来妈妈呜呜的抽泣声，再仔细听，是黑胖子那醉熏熏的山曲：

头一道圪梁二一道洼

三一道圪梁咱双双骑上马

……

二

前几年，从沙县县城到小清涧，修了条盘山公路。这路

修得怪，顺着山梁，哪儿高往哪儿爬。这路虽难走，却长久留住了，是不怕洪水刮的。不闹山洪时，河槽里水不深，司机们不愿盘山，都顺着平展展的河槽跑。下蒙地，走河曲，是十分方便的。就是小清涧的汉子们用自行车驮两篓子山货上县城卖，一天也能打个来回，误不下晚上热乎婆姨。不过，走河槽时要多长个心眼儿，有时青天白日，上游也会窜出一股山洪，把斗大的石头冲得团团转，象猴小小抽打的陀螺，突兀而来，呼啸而去，全在眨眼皮皮的工夫。冬天却是极保险的，地冻得铁硬，比水泥浇铸的还结实。阳婆好，不刮风，女子、婆姨、还有猴娃娃们都穿上光鲜的衣裳，或挤在小胶车上，或坐在自行车后衣架上，或跨在牲口背上，呼姐喊妹，象一条色彩斑斓的小溪，欢快地沿着一马平川的河谷，朝县城涌去。冬日的凌晨更有趣，麻阴阴的天，一弯下弦月，几点小星星，衬得群山巍峨，河谷清幽。掏炭汉们套好码得方方正正的炭车，吱吱扭扭，一溜几十辆相跟着，踏着晨霜去河东的河曲县卖炭。车鳞鳞，路漫漫，冷清清，掏炭汉们不觉有些凄惶。这时，一支支粗犷、撩人的山曲，就会从掏炭汉的嘴中迸出，在寂静的河谷中回荡：

赶上炭车跑河曲

为不下个朋友我窝屈

为朋友谁愿找个掏炭汉

睡觉都铺不成个白褥单

山曲互答，唤醒了河谷两岸沉睡的山庄。

听见哥哥唱上来

滚身身扑向冷窗台

哥哥的炭车吱扭扭叫

妹妹我错把棉裤当成袄

怀春的女子们、婆姨们，能从掏炭汉们的混声合唱中，找出自己的相好——小清润的冬天，是充满人情味的。

这里的春天，却是令人心情郁闷的。干咧咧的开河风一起，似乎全世界的黄沙都往这河谷里灌，拳头大的石头满滩跑，雾得对面瞭不见人，大白天屋里都得点灯台。从早到晚，狂风扑打着门环，砂粒打得窗纸喇喇啦啦地响。男人们闷头抽旱烟，女人们拿针都无力，娃娃们象一窝小鸡，缩在炕晃晃里，小眼睛瞪得溜圆……

咳，这条黄风灌满的河谷哟！

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的春天，从县城开来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，嘎地一声停在这飞砂走石的河谷上。司机小王是个长发披肩、明眸皓齿的漂亮姑娘。她歪过头，脸上荡着浅浅的笑涡问：“咋让在这儿停车？”

“我要从这儿下车了！”在后座搭话的是个穿米黄色风衣的年轻小伙，长得挺魁梧，尤其是那黑硬黑硬的头发，使人想起雄狮脖颈上的长鬃，那闭紧的嘴唇棱角分明，他一边收拾旅行包，一边说，“我要到附近的庄里办点事儿。”

“万经理，那咋行？”姑娘摇着头说，“乡政府都为你安排好客房了，你要半路溜了，吴县长还不得刮我鼻子！”

“我哪里是什么客，我本来就是这山上的一块石头。”小伙笑了笑，推开车门，跳下车，“多谢你一路关照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姑娘无可奈何地冲他摆一摆手。他裹紧了风

衣，便大步冲进了风沙编织的帷幕之中。风撕扯着他，沙抽打着他，顷刻，浑身就落满了沙粒，象刚从沙堆里钻出来的土人。他紧跑了一阵，终于冲出了黄沙弥漫的河谷，扑到了一座象被刀斧劈削出的峭壁前，他深情地把滚烫的脸颊贴在石壁上，聆听着山风的呼号，一滴硕大的泪珠，涌出眼眶，在睫毛上沾扑、抖动……

他从龙口市来到沙县县城，是参加建筑县政府办公大楼招标会议的。能否中标不敢说决定着光华建筑公司的生死存亡，但也是举足轻重的。一年前，他拿出数年来用血汗和智慧换来的全部积蓄、投资四十万买下了濒于垮台的一个区属建筑队，又联合了两个市郊农民建筑队，扯起了光华建筑公司的旗子。本来，他可以激流勇退了，腰缠四十万元人民币，虽比不上海外的巨商大贾，但在我们这块古老而又贫穷的土地上，也可说是相当豪富了，可以在市里，甚至在省城，买下一所房子，娶妻生子；光是吃利息，也可以悠哉游哉一辈子。人呵，可不敢太贪——多少人这样劝他。他只是冷冷地抽动了几下嘴角，这就算是他的笑了。

他有钱。又有谁知道，他恨钱，恨这个冷酷地夺去他心爱一切的尤物！六年前，当他第一次从鄂托克草原贩马成功，发了一笔大财时，首先是拿一摞钱做了鞋垫，直至踏碎、沤烂——有谁能理解他这种恨呢！这恨，驱使他象燕子垒窝一样，飞来飞去地聚敛，去深圳，走西藏，上沙漠，下草地；贩马、贩牛、贩羊，贩桔子、香蕉、电子表；贩彩电、收录机、迷你裙。除了黄金和女人，他什么都贩过！马背上颠簸过，三叉戟上舒服过，芡芡滩上能睡，“白天鹅”敢住，干馍就凉水咽得下，西餐大菜吃得起。要是办得上护

照，他还想到日本、美国、法国做生意，哪怕赔个精光，再变得一无所有，也不枉活一次人。一次，他从《经济信息》报上看到福建的山药蛋四毛钱一斤，接近当地蜜桔的价格。而在龙口市，山药蛋是一块钱三十斤，蜜桔是二块钱一斤。于是，他在龙口装了一车皮山药蛋，从福建换回一车皮蜜桔，减去运费，上上税，再打点打点，还能干落一个整数，足够那些趾高气扬的城里小干部创 闹 十年的。在北京中转时，他特意光顾了次“老莫”（北京那些张嘴闭嘴“丫挺”的贩子们，可没少给他吹嘘那个叫“老莫”的餐厅），挺好找，动物园下车，见到北京展览馆，一打听便是。正值初秋，他走得挺热，银灰色的毛哔叽西服在火车上闹得皱皱巴巴的，蒙着一层灰，红领带也歪到一边去，脚下那双三接头皮鞋早已起了毛，里面还粘乎乎的。一进餐厅，凉爽爽的，就餐的人不多，还有金发碧眼、衣着随便的“老外”。不象上次在前门“全聚德”请铁路上两个朋友（那次是往深圳贩菜牛）吃烤鸭，光看人家吃就看了三个小时。他放下旅行包，就近找了个座。对面是衣着时髦的一男一女，挺优雅地吃着、喝着，象燕子一样呢喃着。那女的小鼻子大眼，长得象个洋娃娃，冷眼瞅了他一下，皱了皱细眉毛，还掏出一块花手帕，在鼻前扇打着，一晃一晃的。

他坐了下来，弯腰解开了鞋带，让窝屈了半天的脚丫子解放一下。一个身材窈窕、白衣白裙的服务员托着盘子，飘飘地走了过来，把餐巾、餐具放到桌上，还递给他一条香喷喷的毛巾。他接过，在脸上抹了几把，扫了一眼桌上摆放整齐、亮闪闪的刀叉，打了个楞，问：“这‘老莫’咋没筷子？”

“噗”地一声，对面那个姑娘刚呷一口酒，禁不住喷了出来，还一个劲儿地干咳着。那男的，唇红齿白，一副女儿相，轻轻为那笑成一团的姑娘捶着背，微微笑着说：“路南有快餐部，那儿有筷子，老帽！”

“咋？中国人进了‘老莫’找双筷子就成老帽了？！”他冷眼瞪了对面那两位一下，这样的狗男女他见得多了！他又摇着头对服务员说，“这可不如南方的西餐厅大气，那里就有筷子，请君随意！开饭馆，难得随意方便。我得给你们提条意见，咋就不能进口几副中国筷子？”

“谢谢！”女服务员甜甜地说。她知道，越是随随便便、衣冠不整而敢踏进“莫斯科餐厅”的主儿、腰包越有钱，“您先点菜，我一会儿为您找副筷子！”

他翻着户口薄一样的菜单，拣着二十多元钱的菜要了两道，又点了十八元一个的大拼盘，四听青岛啤酒，一瓶金奖白兰地，两瓶桔子水，四两炒饭。

“这是个‘倒爷’！”对面那男的咬着女的耳朵说。

“谁知道这钱干净不干净！”女的鄙夷地说。

这段咬耳朵的话，他听到了，暗想：小子！眼红了是不是？这桌菜，够你俩刨闹个把月的吧？他要报复，他不能轻易饶过敢糟塌他的人，尤其是这些眼珠子翻到天上的北京人。

他有着农民特有的诙谐和机敏，四年前，他去上海贩刚刚时髦起来的娜娜衫，第一次见到黄澄澄、圆鼓鼓的桔子，便买了一斤，拣起一个大的啃了起来，真是又苦又涩。

“依阿乡，吃桔子不剥皮！”

“阿乡！”

多少人看他，笑他！他真想哭，活了一辈子人连个桔子都不会吃——小清涧太穷了！清涧人最引为自豪的乡党李自成，坐了龙廷后，还不是吃了一百天净肉丸饺子！

不会吃桔子能怨他吗？

人越围越多。他突然镇静了，细嚼慢咽起来，要苦就让他苦在肚里吧！连皮吃完一颗，他扫了围观的人一眼，佯做惊讶地说：“上海人真少见识，你们不知道桔子皮能治病吗？

让这些晓得吃桔子剥皮的上海人说什么是好呢？

痛快，他得胜了。

“再要个什么菜呢？”他憨憨地抓挠了下头皮，环顾着，眼睛盯着对面那两位桌前刚上的一菜一汤说“这菜挺地道！咋个叫法？”

服务员笑笑说：“罐闷鸡、奶油红根汤！”

“给我也点上！”但又立刻叫住要走的服务员问，“那菜贵不？”

“九块八毛一”。

“咋？”他故意大声说，“才这么个价码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肚肚里可不能存处理货！你再给我来个辣实点的，就是贵点的！”

“苹果烤鹅”，服务员说，“三十二块！”

“行，行！”他点着头说。

对过的两位，面对着一桌“处理货”，还有什么食欲！姑娘脸苍白得象一张纸，小伙子气得差点把手中的高脚杯捏碎。为了进趟“老莫”，小伙侦察了多少次，几次进来翻阅菜单，挨了人家多少白眼，这几样菜，肚里酝酿了多少天，好不容易拿到加班奖金，邀了自己的爱神，挺熟练地点来

——摆出一副“老莫”的常客的样子，谁知，偏偏碰上这么个倒爷！姑娘罐闷鸡不吃了，奶油红根汤也不喝了，气呼呼地走了。小伙也站起来，悻悻然地对他说“兄弟，行，干得不错！今天咱哥们算栽在倒爷你手下了，后会有期！”

他想：扯淡！吃完饭我就上火车走球的了，再见面谁知是猴年马月哪辈子的事儿。不过，他还是抬抬屁股，脸上挂着笑冲小伙说：你兄弟也走好！”

见一男一女先后走了，他嘴角浮出一丝冷冷的笑纹：钱这玩艺儿还真灵，能帮人出气！他燃起了一支“三五”烟……

“你老兄做得也太过分了！”

一个不客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一抬头，见是一个陌生的姑娘站在他的对面，白衬衣，红裙子，高耸的胸脯前别着一枚清华大学的校徽，弯眉凤眼，短发齐耳，显得很飘逸。

他呆楞了片刻，锁起眉头，挺冷淡地说：“你老兄我似乎不认得。”

女人，我见识过。女经理，女商贩，女骗子，在广东，他甚至碰到过做皮肉生意的“上海妹”。

这姑娘笑笑，指着跟前的靠椅说：“我在这用餐，老兄不介意吧！”

“随便。”

“听口音你是龙口市的。”

“离龙口市还有三百多里，小清涧。”

“小清涧”？那姑娘眼睛亮了一下，“我去过！那年我在魏家崮插队，离小清涧十几里路，我有个同学现在还在小

清涧教中学！在北京，难得听见乡音，你老兄一说话我就听出来了，我家也是龙口的。”

一种情绪的感染，使他也高兴起来了，况且对方是一位一个劲称自己“老兄”的满有神韵的年轻姑娘呢！

“那是，”他也友善地笑了笑，说，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嘛。”

“不过，”那姑娘指着他说，你老兄可有失龙口人的敦厚。”

这是一报还一报。”他苦笑着说，“出门人谁愿无故地找这份麻缠！”

俩人俨然老相识一样交谈了起来。正说着，那女服务员端上了菜、酒，琳琅满目，摆了一桌。他瞅了一眼对面的姑娘，对服务员说：请再为她拿一份餐具！”

服务员俏皮地说：“要不要筷子？”

“要！”那姑娘干脆地说，“咋介得劲咋介来！”又冲他说，“我非常欣赏你刚才说过的那句话：‘难得随便’！”

“那就不必客套了！”他接过姑娘的话，指着一桌菜肴说，“请随便吧！”

那姑娘一摊纤纤细手说：“你老兄的尊姓大名我还不不知道哩！”

“我叫万秋生，做生意的。”

“我叫李小岚，清华大学土建系的。”

俩人高兴地碰了杯。

李小岚吃得挺有趣，左手拿叉子叉鸡冻，右手拿筷子夹牛排，吃一会，埋头吸一阵桔子水，有着运动员一样的胃口，引得万秋生也食欲大振。